

数清了《鲁迅日记》中写上“无事”二字的天数,共616:从1912年5月5日到1927年12月31日(上册),有482天;从1928年1月1日到1936年10月18日(下册),有134天。

那么,“无事”首先排除了身边的哪些事呢?通读鲁迅24年半的日记(其中缺1922年的,只有许寿裳手抄的断片47则),日常不外探亲馈赠、外出应酬、请客聚餐、得书赠书、求诊延医、观剧游园、送幢贺喜、探病吊丧、开会演讲、远地访古、易城教授、月薪版税、修补旧书、沐浴濯足、天气阴晴风雨、信稿收读复寄、专集编校起止、为人编译作序、年终书账总汇之类。

那么,鲁迅是不是在“无事”日就生活在摆脱上述琐事的“真空”里呢?我曾把鲁迅一生所有杂文、论著和小说、诗歌作品篇末注明写作时间(年)

月日者,同鲁迅日记中的“无事”日一一对照,发现写在“无事”日的文章共有23篇。例如1918年11月4日的《渡河与引路》(《集外集》)就是其中一篇。

1924年2月7日这个“无事”日,鲁迅写好小说《祝福》,塑造了在旧社会惨遭政权、族权、夫权、神权四条绳索捆绑勒逼的底层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典型

形象,践行了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的“为人”生”(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)创作主张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所谓“无事”日,绝大多数都在工作日,都是正常上班办公、教书授课以外的业余时间。而1927年9月4日这个“无事”日正好是星期天,于是一连写了《答有恒先生》等三篇杂文(《而已集》)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表明经过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和1927年“四一二”国民党反革命政变,决心要在牺牲了的战士的淡淡的血痕之路上前进,就此爆响了沉默了两年的第一声春雷,显示了从进化论者飞跃到阶级论者的一个猛士的斗争潜力。

1934年6月4日这个“无事”日,他别开生面地一连用三层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写出了脍炙人口的《拿来主义》(《且介亭杂文》),在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上设置了为什么是拿来、怎样拿来、拿来后怎样挑选三层论述,每层都有大前提的或然可能,小前提的若干否定,从而得出肯定性的结论;而在层层深入之间,概念层见错出、杂然有序,判断一步到位、步步为营,推理逐层递进、结论次第而出:全然是杂文中的经典之作。

有时,鲁迅在前一天晚上赶写文章,直至深夜或黎明甚至上午,第二天调休,也叫“无事”。例如,1924年3月4日夜校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下卷,已是东方欲晓,便正如许广平在《两地书》中第115号信上所说,她天亮醒来,却是鲁迅预备睡觉的时候。又如1935年12月31日夜裡编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,再写《后记》一万一千字,直到1936年1月1日上午。所以元旦的“无事”,意味着辛苦劳作后的下午小憩。

那么,鲁迅在最后一个“无事”日即1936年8月3日在做什么事呢?——鲁迅正在一字一句地校正一篇七千字的长文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(《且介亭杂文未编》)。这篇文章是冯雪峰根据鲁迅意见执笔拟稿的,但鲁迅还要修改、补充,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步骤。而在这段时间,鲁迅身体已经不好,经常发热,甚至痰中带血。但是他始终肩负着作为民族之魂的使命与责任。

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鲁迅在「无事」日做了什么事

张天文

上海巷里闲话多,但是讲的却不是上海闲话。

原来这个上海巷,不是在上海的某条弄堂,也不是在某个上海人聚居的地方,而是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唐人街的一条历史小巷,路牌用中英双语,写着“上海巷—Shanghai Alley”。

这条小巷全长不过六七十米,没有沿街商铺,很不起眼。要不是对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和敏感,我根本就不可能会注意到“上海巷”这块路牌的存在。而在唐人街历史上,上海巷可是大有来头。1886年温哥华建市前,在这个后来被命名为上海巷的地方就有一个小型的华人聚居区域,后来与相邻的广州巷共同构成了温哥华最早的华人定居点,也就是后来北美第二大唐人街的雏形。上海巷和广东巷最早出现在官方记载的,是一张1913年的城市消防保险地图,尽管这条小巷早已存在多年。至于为什么叫上海巷,已无法追溯。19世纪90年代,这里聚居着一千多名华人居

民,主要来自广府五邑地区,以讲粤语为主。当时的上海巷其实是一条马路,两边有商铺、餐馆、公寓。而平行的广州巷,才正是两栋建筑之间的内庭式后巷,主要是用于居民的出入。由此形成了集居住、商店、餐馆、剧场和其他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社区。处于上海巷中心位置的544号二楼,1898年建成了温哥华第一家华人剧院——醒侨戏院,可容纳五百观众。

来听戏的,当然是华人为主,但也有西人听众好奇光顾。有个叫马休斯的当地人,在1947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,描述1898年冬天,他第一次光临醒侨戏院的情景。字里行间,充满了好奇和新奇,也展示了与西人剧场相比较的差异和诧异。

它是一个戏院,也充当华人居民聚集地、举行社区讨论的演讲厅,同时还有寄宿公寓。这里还不时邀请西人演讲嘉宾,因此

也成为华人社区与当地社会各界会面和交流的地方。1911年2月的一天,戏院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。他既不演奏民乐,也不表演粤剧,而是来开会演讲。在当地洪门大佬的簇拥下,面对台下坐满的数百华人兄弟,他慷慨激昂,宣传反清、共和的进步思想,大受华社欢迎。

他就是孙中山先生。当时,他正在海外华人社区四处奔走,为黄花岗起义筹集军事经费,并大获成功。虽然黄花岗起义失败,但辛亥革命最终成功。基于海外华社的鼎力相助,孙中山先生多次称“华侨为革命之母”。

上海巷里有热闹,也有烦恼。1947年,一场无情的大火,把醒侨戏院夷为平地。再后来,温哥华唐人街城区改造,上海巷失去了往日的热闹闹闹和熙熙攘攘,却也成了现代唐人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改建后,原来南

北向的上海巷,增加了东西向的一段,从而成为一个L形的小巷。在L形的交会点,矗立着一个重达一吨的仿西汉铜编钟,是广州市于2001年赠送给温哥华的礼物。

如今的上海巷,是承载着这个城市华人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演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博物馆。就像一位经历无数风雨岁月的老人,静静地守护着曾经辉煌的、无奈和羞辱,默默地期待着多元、包容和公平。

一天,又经过上海巷,猛然听见吴语浓浓。“依看呀,唐人街干禧门。哎哟,还有弹硌路,真额像老辰光老弄堂一样。”原来,是一对闺蜜阿姨,心中也长着浓浓的草,就叫“上海情结”。听说这里有条上海巷,她们特意结伴而来,一探究竟。

这种生长在基因里的思乡情结,到了海外,看到故乡人,听到乡音,闻到家乡的味道,就会有讲不完的上海闲话。

个“无事”日,鲁迅写好小说《祝福》,塑造了在旧社会惨遭政权、族权、夫权、神权四条绳索捆绑勒逼的底层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典型形象,践行了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的“为人”生”(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)创作主张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所谓“无事”日,绝大多数都在工作日,都是正常上班办公、教书授课以外的业余时间。而1927年9月4日这个“无事”日正好是星期天,于是一连写了《答有恒先生》等三篇杂文(《而已集》)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表明经过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和1927年“四一二”国民党反革命政变,决心要在牺牲了的战士的淡淡的血痕之路上前进,就此爆响了沉默了两年的第一声春雷,显示了从进化论者飞跃到阶级论者的一个猛士的斗争潜力。

1934年6月4日这个“无事”日,他别开生面地一连用三层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写出了脍炙人口的《拿来主义》(《且介亭杂文》),在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上设置了为什么是拿来、怎样拿来、拿来后怎样挑选三层论述,每层都有大前提的或然可能,小前提的若干否定,从而得出肯定性的结论;而在层层深入之间,概念层见错出、杂然有序,判断一步到位、步步为营,推理逐层递进、结论次第而出:全然是杂文中的经典之作。

有时,鲁迅在前一天晚上赶写文章,直至深夜或黎明甚至上午,第二天调休,也叫“无事”。例如,1924年3月4日夜校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下卷,已是东方欲晓,便正如许广平在《两地书》中第115号信上所说,她天亮醒来,却是鲁迅预备睡觉的时候。又如1935年12月31日夜裡编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,再写《后记》一万一千字,直到1936年1月1日上午。所以元旦的“无事”,意味着辛苦劳作后的下午小憩。

那么,鲁迅在最后一个“无事”日即1936年8月3日在做什么事呢?——鲁迅正在一字一句地校正一篇七千字的长文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(《且介亭杂文未编》)。这篇文章是冯雪峰根据鲁迅意见执笔拟稿的,但鲁迅还要修改、补充,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步骤。而在这段时间,鲁迅身体已经不好,经常发热,甚至痰中带血。但是他始终肩负着作为民族之魂的使命与责任。

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”的深意。照理,这不是身边琐事,不是到教育部办公的职事,不是到学校兼课的教事,而是厚德敬业的学事,是用匕首、投枪致敌于死命的战事;不是记功录绩的私事,而是为国为民的公事;而且不是写了一般性文章的小事,而是写了思想发展史上标志性文章的大事;但是鲁迅反而一律目之为“无事”:以有作为无为,视业绩如云烟,始于无终于无,无无与共;虽然循环往复,并且螺旋上升,还是回归原点,点点贯空——“无我”,这就是“无事”的本色,这就是鲁迅的本色。

而鲁迅在“无事”日除了刻苦写作,就是埋头读书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他的书账(包括1922年的)跟他的日记相始终,24年半中共购书3927部(不包括一部书中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)。但是,除了最初几年和最后几年在日记中略记读书事,当中二十年左右几乎不名一字。不言

而喻,鲁迅一定在“无事”日用功读书,而且如同不把文章当天写好不罢休那样,他一定不用最少的时间读好最多的书不罢休。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的是,鲁迅把刻苦钻研的读书、写作一律概括为“无事